

詩
苑
概
英

SHI
YUAN
XIE
YING

治
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英 撷 苑 诗

治 芳 著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苑撷英/治芳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50-0679-1

I. ①诗… II. ①治…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468 号

诗苑撷英

治芳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张	14.7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数	256 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679-1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江淮的缪斯】

大诗人公刘	(003)
扎根于生活沃土的花和刺	
——评公刘诗集《仙人掌》	(005)
激情·构思·格律	
——《玛金诗存》三题	(007)
老而更成	
——读《关于自己的广告》	(014)
五弦琴	
——读《云水轩吟稿》	(017)
《山盟》与诗体小说	(022)
新的歌声	
——读诗集《鸽子与郁金香》	(030)
为生活中的真善美歌唱	
——刘祖慈诗作漫评	(032)
张万舒的诗	(039)
小诗不小	
——读谢采筏的儿童诗	(047)
“醒着的呓语和梦中的独白”	
——读《本年度潮湿》	(052)



唱给土地的歌

- 读游竞飞诗之一 (055)

比喻意象的魅力

- 读游竞飞诗之二 (060)

独出心裁 别具机杼

- 读《伊甸园漫行记》 (065)

在探索中前进

- 读孙中明的诗 (067)

以虚写实 以实写虚

- 读《孙中明抒情诗精选》 (075)

景·情·理

- 读诗集《秋韵》 (077)

提炼并讴歌“精神的稀有元素”

- 漫评安徽诗人近年来所出诗集 (079)

散文就是散文

- 谈《乡村落日》 (087)

壮观的新诗大千世界

- 读陶保玺著《新诗大千》 (090)

“是幸福的云游，还是永恒的苦役”？

- 读《戴望舒 穆丽娟》 (094)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的安徽文学创作

- 在 2000 年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 (098)

写普通工人的生存状态

- 在马钢工业题材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102)

往事与回忆

- 关于陈登科的一点史料 (105)

序《新时期小说论》 (107)

序《文学的风筝》 (109)

序《缺憾与充盈》 (111)



【诗论文评】

李白的《日出入行》	(115)
李贺诗歌的结构艺术	(118)
《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苏雪林的“第一本书”	(127)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两个问题	(135)
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139)
抒情诗的主体化与客体化	(151)
散文诗片谈	(158)
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及其经验与教训	
——在“大时代呼唤大散文”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61)
《孔乙己》主题新解	(170)
平心静气说郭老	(174)
略谈《女神》中的“自我”形象	(177)
给小读者以“大诗歌”	
——浅谈李季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几首长诗	(186)
略谈《白鹿原》的魔幻色彩	(194)
又岂在朝朝暮暮	
——试论《廊桥遗梦》在爱情描写上给我们的审美满足	(198)
台港作品赏析	
痴情人的痴情话	
——读《你的名字》	(205)
看月亮 思故乡	
——读《月之故乡》	(207)
童话世界	
——读《月色散步》	(209)



返朴归真

——读《爱恋》 (210)

人生之歌

——读《长跑者之歌》 (212)

菜根与乡情

——读《故乡菜根谈》 (214)

“龙卷风”从这里刮起

——读《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216)

【附 录】

《诗人与诗》序 苏 中 (221)

多公 周庆生 (224)

治芳先生 疏延祥 (226)

从两首小诗读治芳老师 胡昌霞 (228)





江淮的缪斯

大诗人公刘

大诗人公刘走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诗坛上曾闪现出一大批新星，他是其中最为灿烂的一颗。一向不轻易许人的老诗人艾青，也在 1955 年为他写出了褒扬有加的评论。从 1954 年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问世，短短三年间，他为读者献出了《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诗集。这些诗集题材广阔，从西南边陲到西北沙漠，从黄河到长江，从北京到上海，奇景美事均被诗人以细腻的感受、诡异的想象、质朴而又饱蕴诗味的语言摄入笔端。包括我在内的广大青年读者，总是期期以盼公刘的每一首新作，或奔走相告，或辗转抄示，或竞相背诵。我至今仍背得出“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是真正的山尖”、“风在荒原上游荡，像一个醉酒的流浪汉”、“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

他是大诗人。在他经受了二十余年的苦难而复出之后，已达天命之年的他，不仅爆发出了新的创作激情，而且于早期的诗风有更大的转变和新的突破。如果说他上世纪 50 年代的诗是轻柔的、明亮的、抒情的，感性多于理性的，那么，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作则是凝重的、沉郁的、政论的，理性胜于感性的。“反思”，成了他复出后创作的一个总主题，也是其抒情结构的一条主脉：“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沉思这段历史”——以十年浩劫为顶峰的极“左”统治的历史，反复地出现在《白花·红花》、《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南船北马》等诗集之中。沉思，就是反思，就是追索，就是批判，就是对历史、对现实、对大众甚至是对诗人自己灵魂的拷问。我举一首为例：《哎，大森林！》

哎，大森林！我爱你，绿色的海！

为何你喧嚣的波浪总是将沉默的止水覆盖？



.....

分明是富有弹性的枝条呀，
分明是饱含养分的叶脉！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枯朽？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腐败？
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
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
海底有声音说：这儿明天肯定要化作尘埃，
假如今天啄木鸟还拒绝飞来。

我不能肯定公刘是第一个写张志新的诗人，但我敢肯定他写张志新的诗是最深刻的，最震撼人心的——大森林是象征性寓言性的意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深切的历史感，它强烈的忧患精神，它向我们发出的启示、警戒和预言，使这首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史诗”。我在评论公刘的得奖诗集《仙人掌》时，曾针对当时流行的论点说过“让诗离政治远一点”的说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公刘后期的诗歌正是由于他对政治的反思，对现实的关怀，对历史的追寻，而成为“归来者”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也正是由于这些诗篇，公刘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思想者”的称誉。

说公刘是大诗人，还因为公刘不是只凭经验和热情写作的人，他有自己的诗歌美学，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学养和真知灼见的诗歌理论家。这，就决定了他在他的同辈诗人中具有独特的身份和位置。新时期中他写的《新的课题》、《诗与诚实》等一系列诗论，既富有学理性，又具针对性，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刘反复强调的是“诗必须对人民诚实”，“诗的虚伪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虚伪”，“诗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背叛诗”。正是诗人的这种真诚、率直、执著，成就了的诗，也决定了他的“做人”。在写于1978年的一首诗中，他曾为上世纪50年代“幼稚的狂想”感到可笑、脸红。可是，公刘至死何曾改变过他的“幼稚”？所以他常遭误解、曲解以致不公正的对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扎根于生活沃土的花和刺

——评公刘诗集《仙人掌》

与当前的某些诗人、某种诗风有所不同，公刘并不回避写颂歌，例如诗集中的第一辑，几乎全是对自卫战争中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歌颂。不过，同诗人在50年代所写的关于边防战士和产业工人的颂歌相比较，正如那时的现实生活充满着天真的向往和单纯的热情一样，诗人也把自己的激情仅仅停留在歌颂上，显得富有朝气而略欠醇厚，热情有余而深度不足。而他的近作，却是以歌颂为起点，为基调，致力于向生活的横面展开，向历史的纵深面突破，把歌颂对象的微观世界同现实生活的宏观世界结合起来加以抒写，使诗篇具有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公刘也并不回避存在于我们生活、也存在于我们心灵之中的种种矛盾，甚至污点。他敢于接触那些棘手的、有争议的而又实实在在矗立于现实中、为人注目和关切的题材。我指的是这样一些诗篇：《上访者及其家属》、《从前我们是诚实的》、《绳子》、《骨灰盒上的阴风》、《宪兵进行曲》、《讨论会》、《关于摩西十戒》、《十二月二十六日》等等。三中全会的思想光芒照亮了诗人的眼睛，拂去了长期笼罩在诗人心上的阴云，给了他强大的信念、勇气和力量，这些作品因而才得以写出，也因而得以发表。以《上访者及其家属》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用诗的形式，反映了在十年动乱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把诗的触角伸向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体制上的缺陷，具有批判的锋芒。诗的力量也不止是引起我们感情上的震惊，更唤起了我们思想上的警觉。《十二月二十六日》所涉及的又是一个敏感主题，它通过独特的构思和意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揭示了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旗（按指领袖）应该永远是风的战友，风，就是人民的呼吸”。“请后来的领袖们记住这一点吧！您将和全体人民的生日结成一个亲密的结！”……敢于把诗的触角伸进当前的重大的政治主题之中，迅速而敏锐地用诗



的形象去表现三中全会所取得的思想成果，这就是诗集《仙人掌》的思想特色和美学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诗人公刘创作个性和抒情风格中最重要的因素。“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别林斯基的论断在公刘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从公刘的近作中，我们可能还会认识到，“诗，最好同政治远一点”的说法，并不总是准确的。因为问题不是在于政治题材的本身——题材毕竟不是决定一首诗价值的唯一因素。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所应有的胆识，有没有作为一个真正诗人所必须具有才能，最后，这是更为重要的，是有没有来自生活、发自肺腑的激情。《仙人掌》中有一首诗就叫《寄语政治》，而且是腹稿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大概能代表诗人对于诗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我宣布只服从血管中奔流的元素，
只有他们能决定我的命运和前途；
但愿你也来回头看看这茅屋窝铺，
我相信我们将同声一呼：为母亲服务！

“母亲”，这就是祖国和人民，诗和政治都应该一样地服从母亲的需求，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公刘才不仅仅不规避政治，而且将政治热情化成诗的激情，赋予诗的形象，使读者在进行审美活动的同时获得思想情感上的启发和教益。

公刘在他 50 年代中期出版的《黎明的城》、《在北方》等诗集中，就显示了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不平凡的诗意的本领，这种诗意又通过新颖而奇巧的构思和流利而精粹的语言被传达了出来，初步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随着现实生活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诗人的诗风也在变化着、发展着。获奖诗集《仙人掌》表明，公刘正在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表现手法，以取得思想和艺术的新的平衡。他过去的作品主要是以生动的描写和委婉的抒情见长，而其近作则充满着睿智、机锋，政论性的抒怀和哲理性的思辨，以及足以启迪人心、催人警醒的幽默和谐趣。

公刘在走向深沉，走向新的高峰。

（此文曾收入《诗人与诗》）

激情·构思·格律

——《玛金诗存》三题

玛金，这是一位已有半个世纪以上写诗经历的老诗人了。早在三四十年代之交，他在南京发表《火的交响》等散文诗和抒情散文，后由延安鲁艺毕业进入晋察冀边区，便进一步执著于对诗艺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先后在天津和北京担任文学编辑和文学教学工作，也时有诗作问世。1957年回到他的江淮故土当专业作家，更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他所喜爱的诗歌创作。然而，玛金并不是个高产的诗人，迄今为止，连同这本《诗存》在内，只不过出版了四本薄薄的诗集而已。我同玛金的“忘年交”已逾三十载，深知他的做诗一如他的做人，是极为严谨的，矜持的，有时甚至是执拗的。他从不写附势、趋时、媚俗、矫情的东西，是自不待说的了；就是一些稍不如意的作品——尽管在我们看来比报章上的流行之作一点也不逊色——他也决不让它问世，即使已经发表，也不再收进集子。因此，他的诗虽然数量不多，与那些以多产为乐，实际上粗制滥造的人不能同日而语，诗在质量上却多有保证；虽不能说首首珠玑，但每一首都保持在水平线以上，则是可以肯定的。

60年代中期，玛金的第二个诗集《彩壁集》出版时（在此前和此后，尚有《出发集》和《玛金诗选》两个集子），我曾以《激情·形象·构思·格律》为题写过一篇评论。时逢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发表，拟登拙作的那家刊物，也同全国所有的文学刊物一样，被迫停刊整顿，拙文也就以“清样”的方式而夭折。今天当我检阅这本《玛金诗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并着手再写评论时，依然觉得当年的那个题目是合适的，因为它们能概括玛金诗艺的基本特色。



激情，这是诗人的财富，也是诗的灵魂。尽管现代派诗论提倡逃避感情和隐匿感情，主智而非主情，可我始终认为诗是源于激情并表现激情的。没有激情，没有因激情而产生的冲击波和鼓动性，诗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和它特有的审美内涵，而与一般散文无异。

玛金诗作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有激情，而且在于他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这激情；不仅在于这激情贯注于他的每一首诗中，而且在于这激情始终为自觉的理性精神所制约，体现着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时代性。

现在，
我分不清风的呼喊
和我自己的喘息声；
从森林，山谷，河流的喧嚣里，
我听见了自己血液的流荡。
我想象着我是贝多芬，
我在从我的《第五交响曲》里，
倾听着那炽热的旋律。
我热爱你呀，
晋察冀的风暴！
因为我热爱我灵魂的音乐。

这是《风暴，我灵魂的音乐！》——它曾被收入多种版本的新诗选和晋察冀诗选——中的一节，诗人自署“1942年5月写于晋察冀边区”。这时的诗人年仅二十九岁，一个以满腔热情投身于革命风暴的有志青年。玛金曾多次对我说起，在与他有交谊的同辈诗人中，他最服膺的是艾青，写诗之初就受到了这位大师的影响。的确，在上引的诗行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艾青式的激情，艾青式的以流畅的富有乐感的语言，以内在情绪的自然节奏，以突出主体的直接抒情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抹煞玛金的创作个性的意思，不过是想说明艾青在当时影响的普遍与巨大（不仅在解放区，还包括对当时的“七月派”诗人和稍后的“九叶诗人”的影响，这有绿原和唐祈等人的诗作和诗论为证）。同时也想说明，这种艾青式的激情，已为当时所有卷入斗争洪流的诗人所共有，成



为一种具有现实内涵和时代特征的典型情绪。玛金诗中的激情，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

船啊，你加速地，
 百倍加速地前进吧！
 哪怕粗糙沉重的纤绳，
 会把我的双肩折断；
 哪怕一路上坚冰砂石，
 会把我的脚底磨穿；
 哪怕我得整天弓着身子，
 把胸脯贴近着地面……
 啊，只要你能够
 迎风破浪，所向无阻，
 纵然有一天我握着纤绳倒下，
 也会感到无限的甘甜！

这是《祖国啊，我的纤绳——我的歌！》中的最后一节。这首诗写于1982年，距离《风暴，我灵魂的音乐！》的写作整整四十个春秋，此时的诗人，是已届古稀之年的皤然老翁了。可是，那洋溢于诗中的激情，那表现激情的执著的气概和豪迈的调子，同《风暴》一诗不仅毫无二致，而且在诗情的力度上，在诗的情绪的张力上，甚至超过了四十年前的写作。如果诗人没有注明这两首诗的写作年份，你能在它们中间感觉到四十年之久的时差吗？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诗人个人又经受了多少曲折坎坷，但是，“仍是那颗头颅，仍是那颗心”（借用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句——引者）的玛金，其热烈的诗情竟一丝未减，在诗国的跋涉中脚步依然那么矫健，心态依然那么年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像玛金这样一些在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走过来的诗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歌喉，为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安危而呼号，表现了十分宝贵的忧患意识、公民意识和时代意识（而这些，恰恰是今天的诗人和诗作普遍缺乏的东西），他们立意充当“时代的回声”，决不做“个人灵魂的保姆”（高尔基语）。可以这样说，正是像玛金这样的诗人们，无愧为自屈原以降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传统精神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诗大潮中主流精神的体现者。



二

很久以来，我们已不谈诗的构思了。既然有人宣扬“非诗”甚至以“反诗”的态度来对待诗，扬言要把美放逐于诗的领域之外（如像某些以“前卫”、“先锋”自诩的新潮诗人所说、所做的那样），那么，把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主体的经验和感受予以诗化的种种努力，就当然被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了。构思，正是主体在对客体作审美观照时所采取的一种角度，一种视野；也是在把客体诗化（审美化）的同时，主体本身也得到诗化（审美化）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不论是作为观照客体的角度，还是诗化主体的手段，构思都是诗的创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成败所系的环节之一。

构思的生命是新，是奇，是巧；好的构思，总是道人之所未道的，离绝凡近的，不落俗套的。因袭、雷同、平庸、陈旧，是构思的大忌。

主体观照客体的角度是多样的，视野是广阔的，不同的诗人自有其不同的角度，就是同一个诗人在观照同一个客体时，也会经常变换他的角度，尽量避免重复和雷同。这样，诗的园林中才会永葆新鲜的空气，盛开新异的花朵。例如玛金，他在对客体作审美观照时，其角度常常是出奇制胜、匪夷所思的。他的《果园颂》就是一首在构思上新颖而又奇巧的好诗。

这首诗共三节。第一节写诗人来到一个著名的果园，可是时值腊月年关，果子早就“收获完毕，果树早已冬眠”，看不到叶茂果繁的景象了。经诗人的再三要求，果园的主人才答应领他去果园看看，并说：“看不到果子，可不要埋怨……”这样便过渡到第二节，也是全诗的主要部分：

大街是去果园的必由之路，
这里，阳光下的人群笑语喧阗。
葡萄紫的丝绒袄往来耀眼；
少女们颊上有苹果的朱颜；

水蜜桃绣在孩子们的帽上；
农民画家的《百果园》贴满街前；
多少人买回金桔味的年酒；
多少人买回石榴红的喜联……

